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陞世忠校正

紹興孫 綜文秉 同訂

鄱陽劉應麒道徵

書

答張安軒

節鉞駐省幸遂展覲積誠扳叙不果所期反辱嘉招
貺愛荐及皇棟曷已吏至承惠手書諭以新修州誌

仰見大君子留心文獻舉茲盛典矧救宗先世及不
肖名氏併蒙收錄獲藉不朽存沒光寵何幸如之然
首序必借重我公一言冠諸卷端庶協輿望生鄉人
晚進承命自效雖不敢以不文諉得附誌尾足矣敢
僭列其端乎適有俗冗新志未暇諦觀聊一披檢中
有一二未安不敢不以就正其間纖悉姑未及盡也
夫舊志誠為濶畧乃其類例叙論可取頗多今宜補
其缺遺正其訛誤即為全書矣似不必盡變其舊也
今書視昔固備而簡古整潔反若少遜焉且如災祥
寇戎凡志多附卷末今置諸疆域職官之前似失輕

重况寇戎名既不雅讀者將無盜數視吾郡乎四縣
我屬不可不志志不可不畧前志已言之矣今所述
人物於王韓毛董諸賢不少叙其行槩孝子烈女止
稱凡若干人不得以名氏著見而四縣納粟入監者
並得詳書無遺何所取義乎又事久論定志求可傳
凡識官見任士夫見存止宜錄其氏籍若政績行誼
隨事附見于各卷之間其美自不可掩不必人人各
署美詞迹涉諛媚反啓觀者之疑併其實者亦不見
信也此非恃素愛不敢言非執事至明至公不能正
牽亮答之它如風俗畧惡飲博之害欲倣杜齊東斷

其手釘諸郭門是何言哉是何法哉此其尤大紕繆
章明較著者也竊意完輯太速各出意見未經訂確
儻復草率入刻必多可議乞望高明覽答更與兩江
大夫及與纂諸君子參酌舊志使筆削得宜永為信
典不勝幸甚狂瞽無知妄議可否統冀始原不罪無
吝教及萬萬外舊志二冊附入

答座主吳公

昨歲吾師入京方幸親炙尋以子病危迫榮行不及
追送別逾寒暑又無一書問起居左右負罪曷可言
承不棄絕遠惠教言捧讀如領謦欬始知近有孔懷

之戚末由申慰為歉方今時政清明賢哲彙進貴陽
之擢輿論猶以僻遠稱詘然無制三省蓋出特命
西南重寄注藉寔深台斗之階群情攸屬區區一隅
席不爰淹且霖雨宇中矣敢預為斯世之慶所諭南
明之偉功默齋之大節誠門墻之光得吾師一言為
紀闡之默齋不死也奚借鳴瓦缶哉儋於諸生中質
最駑下曩家居分甘棲遯實自揆所宜非謾云也親
知督迫竟拂初心及懼哭子之慘宦况全灰矣感時
撫事恒有出山之悔既而羈于講役無計圖歸竊祿
滿考謬叨遷秩益重其媿耻恐悚不能一日自安未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三
審何時獲遂夙期耳以吾師所軫念敢布及之代巡
郝子丙辰所薦士也知淵源之自樂得所依歸甚以
為幸吾師必以教儋者教之聞復以憂歸不知猶及
摠趨一見否吏還附此少代面問南中異候萬望為
天下自愛以迓台祉儋無任祝願之至伏冀尊炤不
宣

再答吳公

貴陽開府未久遠夷款附遂樹希世之勲期月三年
之效古人豈欺我哉非威信格孚處置得宜何感化
神速若此朝野推服謂陽明廣右之功不是過也門

人小子識謏才劣不克鋪揚碩膚以繼江漢之雅非
耻乎吏至承翰教拳拳垂愛之情感逾骨肉儋自謬
遷羈于職役日切惵悚賴日門共事時時翼植日門
今晉秩翰學矣代之者太岳也先後協恭俱同門士
並能不負甄造之雅推愛俯就有加無已則雖阻遠
函席何殊日侍左右也知幸知自暑月脾瀉吏回急
力疾附候殊不盡所欲言陳仰覲台慈憐察

柬尹仲平

尊翁大事既襄不獲躬趨執紼為歎使至知節鉞履
鎮戎務改觀中外倚藉邇者京營主帥眾議咸推簡

在素想不日 召還重根本之地也以執事威名
雅望士大夫素所欽服統屬儀分想俱帖然不俟申
飭矣然體貌既隆情款似宜周洽緩急酬意在高明
駕馭有道要惟共成體 國之忠云爾恃愛狂僭幸
亮鑒之

再答仲平

久不奉教懸慕殊渴所託戴君者幸已完事非公高
誼厚德曷克諧此東省縉紳所共感頌也昨耿東橋
新選蠡縣之任未及附候近事想已具悉無可贅聞
者且盛伴自能口之大居體統既正形迹當愈消融
使彼此各無嫌疑庶足共成體 國之效且釐弊以
漸信而後勞投鼠忌器游办中綮巨室所慕一國慕
之德教沛然易達矣執事高明諒有成畫奚俟迂腐
之見耶中外屬望于公甚重且遠瑣瑣拂意曷足芥
蒂惟強食自愛

又答仲平

數月不聞起居懸仰殊切問來使知養火閉關坐籌
勝算訓練勞神蓄威有待甚服甚服令諸邊皆若此
百執事舉同心奚憂醜虜哉區區舉刺誠不足芥屑
次來教謂預知取忌論果云云竊意人臣樹勲圖報

期于共濟固不宜緣忌自沮乃若古人善處功名之
際者似亦不可不一留意焉夫始但一二相持曲直
易見人猶亮我往輒為隙將衆口同鑠慈母投杼矣
積羽群輕一傅萬咻古聖哲所兢兢也執事高明將
太公吉甫自居寧屑衛霍邪青之喜士禮賢且能完
盛名居寵庸惟謙與和耳恃愛不惜狂悖想蒙諒答
餘則使者能口悉也

答劉伯東

睽違數載方幸聚晤又復乖隔人生會合豈可預期
玆別後益深離索之感幸空石在此朝夕燕談少慰
耳領手翰知己駐節代鎮邊地風氣與中土異慎重
締葛以迓天和茂啓螽斯之祥此至祝也諸務雖繁
以公高才處之無難者往事不必介念間一訪之竹
亭兄但云無非美詞然未及錄出也公論既定天道
必不可枉令處易染之地而卓然樹立人自孚信即
有舊憾者安肆其喙萬弗芥蒂曾次灰心往轍也暑
雨多冗草草裁答不悉

與賈大尹

久不奉候景仰實切每自縣中來者屢賜尊票然未
敢附書上問想其人因之別有干冒也想蒙諒答不

以我為簡矣恭惟勞心撫字苦節實政屢首薦章聲實允孚不次之徵旦夕可俟疲極之民蓋方歌來之暮而又恐陟之速也均田聞已竣事諒有成績但愚氓疑畏或云均出餘地增稅起科或云槩縣糧外計畝加銀以代徭役紛紛訛傳不可勝聽夫增稅之說制額有定固無此理糧外加銀浚剝重困徭役終不可省而遺累將無紀極計不必為但願早定規畫俾人曉然咸覩均丈之有益則我公數月以來竭盡心力者將永係百世之思不為徒勞矣若二說果出當道之意亦望深究利害極力揀正無使後人謂困民之弊政乃自今日始也寒家田既不多愚性素不干預公事執事所素知也以執事實心愛民且虛懷下問有聞見而不告是負執事矣儻以挽沮見疑直贖為罪豈所望于門下執亮之亮之

答李戶部

奉違倏再春風矣阻便不聞動履無任懸神計假限屆完命駕有日瞻晤匪遙彌切延企令親至得手教知貴恙勿藥已久乃遲遲未肯輕出竊深訝之昔人云仕以顯親雖以離憂親心樂也詢之喬生亦甚以為然承問代言之任遷轉未定須公至京面託計日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三
可得雖雅志高尚恐亦宜為親一動奉檄之喜耳何
如何如生碌碌如昔亦嘗抱歸田之思顧有未可直
遂者聊復安之公勿以北山移文見誚也

答李太常

景仰有年未緣叅侍函席乃微言緒論時竊聞下風
盖不啻親承謦效矣忽拜翰札不鄙庸陋誨以瑤篇
捧讀悚惕知感知重辱示具悉生與以公兄垂髫相
愛匪直年雅顧不能為左儒之爭良足愧心諸可為
遺孥地敢惜綿劣哉閩中已徧為預致計不顛踣鄉
邦事亦再達兵臬諒能幷幪之新尹未識荆然近在
宇下就廬問政知翁不吝一嘘及也它復奚虞獄詞
始末或未徹覽別錄附上叅互以觀公論難掩不知
法吏竟何心惟翁當世鉅筆幸為闡述俾不朽死者
有知且無憾鄉曲末學所屬望于先達名宿此第一
事也希垂聽而留意焉

寄張躍如

良鄉郊外邂逅片時倏見三秋風矣每適淮者必託
之再三然不敢一一令兄知也有自南至者問宦邸
起居及德政嘉聲頗得其詳海州判官齎示書既已
領即附謝啓其人雖致政去自云回音必達不至沉

匿及杞泉雲澤來奉所示二札乃知前書迨今未徹
覽也捧讀諸佳什興調古雅吾兄簿書倥傯勞于政
務匪直諷詠暇豫而造詣深遠若此敬服敬服弟別
來未久即有哭子之戚宦情亦灰碌碌班行誰與晤
語叨滿謬遷羈迹講役圖歸無計悵惘可知邇承乏
試闈伏庇竣後得東省錄知賢郎暫詘為之扼腕心
齋羅山政績茂著以才堪繁劇移治東安數日間履
任密邇都下不百里想有會期東橋半塘遂為泉下
人矣可嘆可惜浮生如寄流光迅速回視舊游恍然
夢中事也不知何日得遂初心與兄約為湖山勝覽

共究玄談疊疊若夙昔時耳杞泉以使事便歸附此
申候外順天山東試錄二冊奉覽順天錄中庸禮記
及易書詩後篇表與第二第四策皆拙筆也幸賜教
正有懷縷積及臨楮十不能一二悉焉江天浩渺南
望增結願言加餐為道自愛

寄李于鱗

弟不幸數月之間兩豚犬俱喪痛苦何忍言此身不
知安頓何所矧浮名邪弱息復東歸宦邸寥落觸目
動念無非感傷乃知從前問禪問道徒資談識原無
毫釐自得一遇逆境輒至迷惑失措如此良可懼也

兄忍不以至訣秘授亟拯度之乎袁生辱犒過腆重
 為兄費矣仲鳴於文宗啓內亦為一致意諧否豈能
 預必不敢不盡此心耳元美所託義莊記勉成應之
 知必唾棄且大噓也今併上求正佳集序必不食諾
 稍寬日月當獻其醜以求附驥之榮涯師計已戒裝
 弟意琴鶴自隨恐於藩臣久任事體終未為便遷改
 無例迎致更難身如暫客焉有固志幸終贊勸為長
 慮計何如兄榮蒞當在何時會殿卿道弟感謝每適
 汴中者未嘗不為拳拳也查敬峰陳寅軒楊本菴皆
 夙辱知厚咸侍末宋公暇希語及之大察期迫乞骸
 儻遂志願諧矣當從林壑拭目以觀兄勲業日新蒼
 生受福則吾二人者出處亦何殊也懷抱作惡語無
 倫次統惟亮答

東仲平

恭喜弄璋之慶鄉曲知厚靡不歡忭角巾南遊往會
 知己從容游賞其樂可知承示尊恙計因時事多艱
 不款輕出故託辭云爾公素精調攝深詣玄理豈遽
 如來諭所言乎江湖魏闕之思知公必有不忍恻然
 者顧時有待焉不欲以連城使人按劍相視耳遽欲
 忘世豈所敢聞生兩子連喪又罹危病幾殞幸存餘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喘自揆無補求歸終老乃分之宜公海內人傑名實
懋著安可例此也

寄鄭汝興

汝興青年美質輒遭挫折縉紳無不扼腕但赫赫
明旨一成不變言者方顯竟難自白豈非數邪更罹
家難益不知何以堪處人生通塞利鈍稟于厥初義
命自安無為所苦乃稱達觀日月鬱憤無益也讀禮
之暇可稍求釋老二家書觀之足滌塵念交游慎簡
起居自愛以全純孝之素是所望也僕自病後衰頹
殊甚旦暮圖歸與諸賢共訂鄉約以畢餘生不知此

福何如耳

答姜蒙泉

東省蝗災水患民困異常所賴仁人加意撫綏不至
盡委溝壑敢忘所自捧讀諸疏皆切要懇至會諸老
即達尊諭無不嘆服惟北戍之苦尤足隱憂而事幾
掣肘尚未即免不識究竟云何耳生辱愛有年感深
刻鏤日蒙殊眷表宅建坊增賁里第又擬馳謝以憲
節崇嚴慮涉干冒不敢造次已託東老聊致區區猥
承垂諭勤倦益增媿悚別示蓋亦天數悖入悖出奚
訝其然蹊田奪牛知非翁意來教所謂有司之過誠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三
不能無衣冠慘辱刁誣成風迨今實未殄也更冀明
示意嚮俾諸司知翁體恤相為原欲從厚而不薄則
於士風民俗轉移匪細感被之鈞豈值一二先達執
恃愛傾佈萬惟炤原

寄郭似菴

公之人品操履豈獨當世罕見其儔即史冊往哲誠
無多讓時方仗藉光輔太平新政而雅懷高致莫肯
少留然亦足激頽風振澆俗矣獨念士習哓哓俾賢
人咸抱去志此於世道關係匪細是可慮耳二賢郎
貴恙想已安前所述不知曾試有少益否便希示諭
生自回京日抗塵走俗於身心漫無纖毫功課阻遠
函丈質問無由追憶向來真當面錯過也吏還附問
殊率略不既臨緘無任耿耿

答羅代巡

生薄劣叨冒猥蒙軫念貺愛優渥光賁里門曷勝媿
感即擬啓謝會有試闈春祀之後因循迨今承至辱
誨劄捧讀卹典諸䟽仰見慎重之意第如李長白劉
東圃二公行業頗著未霑卹典不識府縣何不奉聞
竟使之泯沒也抑或有異議邪便中希示教萬萬嘗
訝丁滄源之與楊次村也楊東江之與徐五臺王思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十一
質也地同而恩有及不及焉部議方禁子孫陳乞則
九原之冤竟曷自而白邪是可為流涕已仰惟臺下
盛德深仁生人蒙福且屢荷謙函垂問惓切是以輒
敢冒昧奉復蓋亦縉紳所公惜非緣桑梓之私情也
幸賜亮答不以狂率見訝是望

啓王元美

吳中撫巡䟽尊翁功烈 請賜追錄足見公議不泯
已為轉致字翁亮有處矣昨承梵典之惠輒敢冒昧
請益蒙不鄙示誨諄切所謂覺心處富貴圓通心應
事慈悲心待萬物真導世金篦也即佛口親宣豈能

外此雖根器鈍劣進悟為難得荷指迷知亦宿有天
幸敢自暴棄執惟始終接引不勝至望日于鱗入
賀縉紳特重之明卿子與先後待次客邸咸推門下
之雅教愛勤惓知感知自伯承林下落莫更值家艱
接壤封疆有可慰藉無恡嗟及之何如弟近失次子
懷抱作惡又徙居匆冗率易酬復統惟亮鑒諸惟順
時自重不宣

答劉白川

二華贈言鄙陋為盛舉辱多矣乃蒙過垂教獎其何
敢當別論廣嗣之方已嘗訪及但病冗相因修習服

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餌作輟無常遂難收效無怪其然也感荷軫懷言謝
莫罄又貢市新河二議群議不一惟公力主其當行
謂有利無害計必有灼見貢市已定無容議矣河議
先年勘報以為極難者豈皆欺謾邪幸不吝詳教萬
萬

寄部巡撫

奉領翰誨仰見籌畫周悉目今群夷效款三陲晏然
咸賴諸公勞心邊計內地得恃為安然乘暇慎防大
修守禦之策固自不容已也使還附復伏希焘亮

答許叔文

別後倏數月倅來知節鉞已駐留都無任懸念今歲
暑濕賤軀病瀉者月餘聞南中風氣更異調攝尤難
客邸起居正宜加慎強食寬遣泛容以待不可躁急
以憂鬱自苦也 大慶禁封想台意未可遽遂候會
應和及當事諸公訪之以聞大丈夫志在萬里矧舊
京文物游觀之盛士有企慕不獲一覩者且位尊政
簡儲養它日柱石之用所就未可量若甫抵任輒
請告恐為士論所訝也惟深思裁酌之勿復蹈前輕
舉之悔則善矣恃愛狂悖亮答亮答

答羅巡按

最爾海邦幸承按部節鉞臨賁山川生色某不佞偶以登嶽之行不能望塵候迓罪罪還次靈巖奉領翰誨情禮優隆殊增媿悚尊諭非敢違顧賓興盛典一時名公萃集某也方與東人私慶獲所矜式何至借聽於聾也矧亡荆茨引在即俗冗叢沓兼之苦棕昏惑寧有暇豫操染時邪救省故事無鄉人預茲役者亦以事體重大跡當遠嫌耳某何人斯敢僭冒任之伏冀台慈體亮不罪幸甚外厚儀附來吏壁上望賜原炤諸容候撤棘恭賀併謝不恭兼布濶抱萬萬不宣

寄丘月林

禪林一別忽復五載玉樹告摧末緣躬申弔慰臨風灑淚而已清時新政急需名碩用資化理吾丈德望縉紳推仰不日且入佐樞筦來諭敬悉雅致亦為轉達然諸老為國勉留蓋不暇為兄私計也幸抑情姑待之聞新生賢郎甚英偉足稱老蚌之珠弟今歲亦得豚犬亮兄所欲知者果堪繼承固不在蚤莫也時方大計群吏直宿部署匆冗草此奉復不盡

答胡祁禮

僕福過留生乃有賤荆之變遠勞遣使惠弔寵以華

金輿山房和卷之三
章歿存責感請急完葬勿迫還京未及祇迎盛使附
啓稱謝族人備錄寄示始克知之媿罪媿罪祁禮素
望有識者皆知仰重雖人情愛憎不必盡同大抵清
議尚存無煩寘念遽期高致殊駭物情誠以 聖恩
深厚必不忍負一聞外遷悻然求去跡若不屑然者
此非祁禮所宜自處也矧尊翁願養完粹道體康吉
有孫在侍於例亦未合使祁禮駁歷中外揚名顯親
知尊翁樂之當不必視寢膳問起居效兒女子狀乃
為愉快也恃愛敢佈其胷臆如此幸垂亮答無更瀆
請懇切懇切會有職役之冗來价不遑一欸之率爾

附復統惟心焰

答趙大洲相公

生蒙陋荷翁教愛深至感刻無已榮還不獲扳餞別
後再領德音重以厚貺愧歎曷勝憶潞河維舟邂逅
請益即辱不鄙外開示惓惓數年來日侍几席多方
接引垂誨無倦雖根緣淺劣不能直下承當然從此
信心堅固保無退怯實不敢忘所自也惟公鴻冥鳳
舉超絕塵境知默有護持莫非實際自揆宿障既重
此大事因緣決非纓紱間可了碌碌埃壒求大休大
歇徒自誑誑人耳徐圖引去冀畢素志不負導師之

恩不知福緣何如也介還附候併謝聊布區區伏希
焯亮諸惟為道崇護不宣

與楊巡撫

捧讀來諭具見遠猷日老酋効款縛逆乞和雖未可
恃此弛防然節省休息蓄威養銳仰紓宵旰亦千載
之會也以公之賢與白川公同心體國並極一時
之望凡所措置必中機宜主上聖明眷倚方切保
無掣肘數十年循習故套知一洗而新之矣慶仰慶
仰吏還附候伏惟亮鑒不備

寄梁巡撫

新河之議諸公銳意必成蓋緣漕渠阻塞思多方以
圖備勢不得已不佞知之未真何敢顧桑梓私情憚
其勞費撓此大計乎今制使之往每事必咨稟臺下
所願虛懷協志與之商訂可否果便國家無泥成
說固萬世之績也

寄李沽渠

諸夷貢數正緣此輩言驛遞供應不敷致有徒涉枵
腹之苦因為區處令坐獲全賞而省其奔馳非故裁
抑之也前月半即移咨臺下因託令親監吾成君轉
致鄙意蓋廟堂諸老皆計慮深遠謂此舉關繫匪細

銳意必行所恃老年文撫處省諭知有妙機亦千載一時也領教始知前咨未達謹再顯咨附來使敬上伏希炤答拱候裁教即如命擬請矣屬冗不它及

答馮侍御

執事往按敕邦幸叨部治猥蒙軫念情禮優隆迄今銘刻每對縉紳稱述厚德謂仁明公恕寔兼有之自耳目所覩憶誠難其比非以私感云爾也日憲節南蒞屢候未值方自抱歉承翰諭惓惓不殊夙愛仰荷鈞慈彌深愧悚忽讀至聞諸友人云云令人茫然訝之夫士君子相知以心豈在區區瑣節官途擬之劇

場終歸夢幻而執境着相動念容心執事素嘗見諒者生雖鄙陋豈遂淺劣至此乎矧交際儀文原無定論前乎公者已同異參半近亦隨意不一生未嘗敢以取慢自疑也獨於執事數年深知非泛然交游者比乃顧云云豈理執伏望俯察愚衷勿惑傳聞之誤脫略形迹相期久要不吝砭誨規之以道誼是所願于門下也

答劉拙齋巡撫

邇聞弄璋之慶深為公喜不勝昔人云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公兩得之其樂當何如即使果部民也

果求効也亦無損盛德况心迹昭然自反無愧邪代者未至知公益難為情惟虛舟視之別諭無更置齒頰也弟兩子俱喪解鞅末由仰慕公二喜俱全福人矣羨之羨之東歸會月林當共放歌劇談念及不肖憐其尚沉宦海茲時以病在告力疾附此諸不悉具統冀亮答

與州守施伯雨

僻陋海鄉暫詘高賢下車未久頌譽盈耳不勝慶幸王幕齋示書貺深感僕自別來兩豚繼喪病苦不堪宦况已灰徐圖引去第未審何日可諧歸計耳承喻留心均丈若誠稽覈允當固百世之利也但郡多鹵鹵寸草不生必使田則有租恐終成逋累即可耕之地里坵接畛亦或沃瘠倍蓰相懸委託稽查少有忽略叢弊滋訟害不可言在高明諒有成畫更希詳審精密延訪斟酌必求永無後言實一郡之幸也僕於州無寸土尺椽之業故敢僭及惟心亮之萬萬

答石麓相公

弟自釋褐附驥即辱殊愛覆庇引掖恩等生成日叨竊追隨更蒙汲進勤倦方幸依歸忽焉睽隔孤踪劣質幾難自存臨別肫肫愛身處世之訓情深肉骨感

佩未敢忘夏末痰濕為疾指節拘攣即擬乞骸又以
事多齟齬不果如願劉道微行迫未遑附候歎甚茲
羅一甫往諸友乞言奉壽託之躬上不辭蕪陋少附
積忱知不足揄揚盛美一笑擲之可也濶懷種種楮
毫莫罄亦有不取罄者統惟台鑒是荷天倫至樂人
間全福已具祝章茲不更贅南瞻山斗倍切戀慕臨
緘悵惘莫知所云悚仄悚仄

答尹仲平

清時新政公乃竟遂高致真急流勇退矣敬羨敬羨
貴體既已康適泉園之樂可想生也泛泛中流未知
解纜何日遙望彼岸先登者豈非極樂世界邪存翁
每見輒問起居極相注念便中宜報以安健慰其懸
神也褚氏遺書刻甚佳讀大序足徵獨得之妙羈宦
不獲面侍質益然心與神馳矣亮之亮之

寄吳太宰

清時新政正需耆碩匡贊太平我翁德望為海內縉
紳所歸服東山暫起 聖朝恩禮非淺雖高懷雅致
塵視仕路然所為酬 主知答輿望恐亦有不容憇
然者乃汲汲求去何執堯舜在上及時行道濟溥大
千實無量功德曷必以隱為高也萬無復更動是念

鄉曲晚末佩服訓誨恃愛僭貢其狂愚惟俯垂亮答
勿曰子汨溺於迷濁者烏知超詣之見則幸矣臨緘
悚仄

答戚將軍

捧讀教劄具見忠誠體國之意可謂懇到詳盡使
中外縉紳皆同此念勿責苛禮勿惑浮言何憂虜虜
生章句迂儒不知兵事於來教雖未一一領會然竊
觀古今事未有同心共濟不能有成者也以公重名
素望廟堂方切傾倚制府志協才合即練兵初議
難卒舉行隨時隨地且練且守振厲作新自當改觀
知不以求有異同為沮人情可與樂成難于圖始大
勛偉烈威宣德服則封拜猶細節耳何以瑣瑣置喙
者介胄次乎屬有哭子之憾率略裁復邊鎮冬寒千
萬為國自愛

與殿卿

日承諸丈寵愛馳謝不盡感私昨查憲使齋賀至
京張開封賜書見諭成道盛德及相與之厚且述汴
中歧望又旋之意懇懇也想見秋風可命駕矣梁園
集序辱嚴委僭綴數言請正一筦擲之斷勿入梓以
穢佳篇萬萬子長美質遠到未可量居喪想動遵禮

金輿山房 卷之十三
度為鄉邦觀法兄宜時匡贊之勿使為人所指議也
于鱗聞望日隆今以憲職居艱後進益屬耳目更宜
慎重故人惟兄幸愛之以德俾全純孝之譽何如何
如積懷種種臨緘不能一二令親且可口述統惟焯
亮

答王西石

奉違未久注仰日勤領翰教知節鉞抵鎮台候納福
為慰今歲邊警屢聞虜情叵測持論雖多成算莫定
關右賴翁料可紓西顧之懷矣宣大薊遼伺隙竊蒞
伏機可慮京營事權乖爭交惡未知底止識者深為
隱憂翁忠誠體 國輿望攸屬所為籌策萬全以慰
中外之心者知不容已也生迂拙無似不足與聞石
畫恃愛請益幸亮而教之

寄梁巡撫

節鉞甫臨海岱生色齊魯士民懽頌如出一口仁人
過化神速豈偶然哉捧讀諸議稿洞察周詳剖析明
徹數年以來偏見敝法大為北方諸省困縉紳纔謂
未便輒有妬婦之疑斯論一出利病了然當無所惑
矣非留心民隱籌畫曲盡敢望其熟慮及此乎何幸
何幸別諭鄰邑先達身後之變慘不忍言長刁風壞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三
士習廢公法快私憾猶語人曰吾素厚之恐致禍叵測亟為散其產所以保全之也噫豈理也哉有司怵威希指則亦何足怪也第恐天道好還將使後人復哀後人耳承示偶及之今歲東土災變殊常民無所望勞未安輯必軫至懷大都省繁文禁科擾安靜仍貫民自休息不在紛更瑣屑出奇智立新法以為恤民實病民也狂悖不敢不盡未審高明以為何如企仰台光倍切瞻戀惟為道崇護遙副輿祝不宣

答劉白川

屢承翰教所示趙生著作屬冗俱未暇研究稍一披

覽知其淹貫淵深非弟淺陋所能驟識也將俟澄心定慮齋沐專誦之或微窺其要領乃敢裁復而政務妨奪竟無少間坐稽請益更勞督責罪何可辭然不知渠為欲進呈刊布或將階此進身所著諸書祇以羽翼聖經或復別有實用弟既茫然不得其旨趣故亦未能遽接其談辯非敢蔽賢違命故為遲慢也幸恕亮不罪何如何如諸不瑣及統冀炤答臨書無任悚仄

答魯藩宗室中立

執事當世大雅聞望日隆屹然為宗室重海內孰不

欽仰矧辱鄉曲密邇函席如不肖者乎雖未遑參侍
然私湫緒談蓋已神交十年前矣歸休以來杜門省
咎猥承不鄙惠教勤拳寵錫稠疊藻編墨鈔咸希世
之寶也謹用珍藏以傳不朽感謝私衷楮筆曷罄蒙
索拙稿極荷盛心第不肖自揆陋劣向廁詞林雖有
一二應酬多不蓄稿近復以詩文為戒寔無足為請
益地况敢比跡先達諸大方末乎悚愧悚愧歲秒病
冗畲謝勿遽伏希亮鑒諸惟為道自愛不宣

答邢鄙野

奉違十六寒暑矣中間骨肉變故憂悲苦惱殊不可

堪浮雲榮幸瞬息虛幻奚足控搏得請東還如夢初
覺回視前塵祇成一笑耳緬懷大雅所遭適多相類
遠承惠教無貺珍品拜嘉感激又客初還百冗叢沓
率爾附謝伏惟鑒亮

答汪南明

恭領翰誨知有回祿之警捧讀大疏引咎過嚴益徵
厚德弟菲拙藉庇叨竊過量極切慙懼不識同榜同
門雅愛如公將何以教之于鱗遂為古人辱念及索
其遺稿深仰高誼昨乃郎以誌文見委愧不能為此
兄闡發盛美公雅意當即傳示俾備錄上請斤削付

梓或得不泯沒銜恩泉壤無既矣霽寰師卹典幸超格全給碑記之託尚未克就得太老一誌自足不朽奚藉蕪劣哉且嘉狀在前令人縮筆歛手曷能贊一詞也容徐圖請益萬萬

答胡給諫

示教河議周悉的確諸老嘆服於東省民命財力所關尤重非執事明察果斷或依違嘗試俟計窮而止其何以堪之惟早會疏以破游談永杜厲階幸甚

答劉拙齋

不肖得請東還咸仗鈞庇辱承教貺感荷曷勝恭諭屢有愴懷之變聞之駭訝所冀達觀理遣珍重道躬誣信禍福無為所動乃見定力生拙劣叨竊廢放固宜日惟飯誠內典頗覺有悟不知高明亦肯一及此否人事稍暇擬野服杖屨訪公東海之濱幸煮酒以待我也

答汪南明

方今世道稱清明矣人品如公豈惟夙出近代即古人恐不多讓此非阿其所好之私云也乃亦橫被口語善人疇克自保邪懼矣懼矣雖公論昭晰黑白不爽於公無損乃鄙人所隱憂則以東南多故宵旰尚

金輿山房雜錄卷之十三
厘而紛紛沮撓輒惑視聽繼事者必一切畏忌孰肯
任怨任勞是可虞也陳使君極知重公其致書諸相
知稱公不置一一縷白所刺明其不然公可無辨矣
使君豈私公哉公盛望且愈隆中外推藉勛業方始
幸無芥蒂是願辱教貺深感使君惠書亦祇領來吏
云節鉞得代計駐歎矣肅此致謝併申候忱使君亮
亦還嶺表且北也容別圖報之

寄朱督學

景仰有年未緣參侍海邦暫勞過化私淑教澤豈勝
慶慰伏讀學約拳拳崇正道迪正學為首而立真志
求心體諸條痛切懇至仰見仁人嘉惠後學主盟斯
道之盛心至敦風化毀淫祠則匡濟之功又不獨逢
掖諸生知所感發興起已耳一變至道之機於焉可
冀東人遭際一何幸邪某陋劣無似未獲一遂樞趨
就質所疑徒抱耿耿茲小壻東歸敬附蕪啓申候外
新刻大誌一部奉覽伏覲台焰風便無吝惠教俾知
奉以持循即何殊近在函席也

東從游諸生

不肖辱諸賢相與數年媿無毫髮之益過承推許聽
受情愛甚篤北來此心無時不在左右諸賢見念亮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亦同之聞會約益敦不勝慰豫所願共相摩礪不以
小得自安不以苦難自沮力學飭行務底大成使不
肖與有光榮則諸賢之惠甚厚甚大若徒相憶念而
忘自勗優游歲月祇切離索之感非不肖所敢望也
亮之亮之不肖碌碌如昔秋來賤軀多病宦况索然
無足為故人道者會中近作便問不惜寄示為望餘
不備

寄梁巡撫

頃緣俗習動念不敢背其初心建像奉安非有它覲
以事關封內僭具上聞猥蒙存念遣官督贊成禮凡
百周悉更勞嘉製金石之文過垂獎借再辱尊銜永
附不朽舉出望外感悚奚勝方擬馳謝忽捧教章新
河之役仰悉高見制使躬歷可否必有定議桑梓可
嫌生曷容置喙也

答薛子喬婚啓

伏念聲氣相同舊篤蘭金之契姻媿載結式諧葭玉
之緣約藉冰言合惟天作恭惟尊親名高憲府暫縣
廣德之安車自揆不肖祿竊詞曹寔玷深源之雅望
納交有素固嘗私企乎斗山揣分未宜遽意采及於
對菲迺河東鳳育初啓厥祥屬門右悅施會逢其適

兩家生子喜提携之相如千里訂盟荷知交之胥贊
卜云其吉義不容辭誦河鯉之章族姓忝仍乎宋子
度山木之禮宗盟幸齒於諸任遠于將之厚塵筐篚
永為好也報歎瓊瑶擇配量才奠鴈始基於今日相
攸孔樂乘龍預卜於他年謹附尺書庸申謝悃仰希
台焘俯賜鑒存不宣

答陳時叙婚啓

地接芳隣仰止幸門墻之近天諧嘉耦聯姻宜家室
之歡道誼夙孚論心已熟親賓交贊締好維新恭惟
尊親家系本姚虞上承華胄文高董賈蚤冠魏科道
與時偕事業佇觀於遠大姜其世濟箕裘共羨乎淵
源自揆不佞叨冒寵榮仕徒伴食甘從廢棄志在明
農因必可宗乂企聚星之德相攸孔樂欣從鳴鳳之
占敢云槐棘之陰願附松蘿之末令嗣妙齡秀蕙足
紹前修小女弱質提携未閑內則卜云其吉義不容
辭祇奉魚緘拜嘉鴈幣二姓之好自今其始喜溢門
闈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慶綿奕葉菲儀祇復愧報禮
以瓊瑶肅啓恭申永堅盟於金石仰惟道亮俯賜鑒
存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終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四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陞世忠校正

紹興孫 綜文秉

鄱陽劉應麒道徵 同訂

至道書院講義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這是孟子教人以復初之學使人自識心體便知人
人可以為大人聖賢無不可至之理蓋世之學者看

的聖賢太高看的自家大小都是從軀殼上起分別之念以知識才能文章功業異於人處認作大人所以為大遂謂聖賢決非常人所能為而甘於暴棄只為不識自家原來心體耳這原來心體乃秉受於天人人同具純乎天理絕無私偽者是也方其在赤子之時天真未鑿外物無染如明鏡之無塵止水之波乾乾淨淨無一點尋思計較雜乎其間而完完全全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備具遇親則知愛遇長則知敬感而遂通因物付物各中其天則莫非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之妙用也只因情欲日開氣習漸染形骸

繫累便生人我之私利害相關遂起趨避之念此心日以昏塞不勝其小矣所謂大人者獨能全得這原來心體常如赤子之純一無偽不雜以物我之私不參以利害之見自然至虛至公常明常覺盡已之性盡人物之性萬事萬化都從這純一無偽之心周流貫徹更無遮隔更無妨礙非是別有欠缺必待增加補轆別有格式必須挨傍做習然後可以通達萬變稱為大人也蓋赤子之心原是純一無偽大人之心亦只是純一無偽吾人不能為大人只是不純一而有偽妄耳果能去偽存誠復其赤子之心便如鏡之

刮垢磨光水之澄濁求清全其本然之體則大人之
所以為大人者在我矣何不可至之有嘗觀文王之
聖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赤子之心豈嘗有畔援歆羨
乎是赤子之心與文王之心一也孔子之聖母意母
必母固母我赤子之心豈嘗有意必固我乎是赤子
之心與孔子之心一也吾人不免於畔援歆羨不免
於意必固我比之赤子之心幾多計算幾多將迎可
見我之不能如文王孔子反不若赤子之時此其病
痛只因增添過多非為有所欠少自有知識以來添
得一番聞見便心上增了許多障蔽添得一番技能

便心上增了許多窒礙就如畫丹青之色於鏡面投
金玉之屑於目中自謂希奇貴重矣然徒益昏濁何
能照燭然則欲不失其赤子之心者觀此可以自悟
矣周子論學聖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正是赤
子之心李延平教人當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
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正是純一無偽之本體也識得
此體以誠敬存之戒慎恐懼顯微始終無少間斷即
是與天地同量即是與聖賢同體豈非至易至簡入
聖之正脉乎令人不肯於此心純一無偽上自省察
自存養而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為大人此支離功

金剛山房稿 卷之十四
利之習所以陷溺日深而聖學久失其傳也諸友同
有希聖之志請觀濂溪延平二公之旨以求孔孟之
心傳當必有獨覺其真者幸勿泥於故習拒之以不
信云

於乎小子未知減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
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
誰夙知而莫成

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其欲為聖人之心惟恐少
有懈怠猶箴戒於國人說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
在朝者勿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朝夕以交戒我

凡卿士臣民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凡起居寢興
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於是作抑戒以自警使人
日誦此詩不離於其側前數章備陳威儀言語之當
謹及正心誠意之極功可謂深切矣至此再三提出
一箇知字却是喚醒那愚人哲人分別的關口又推
究所以害此知的緣由只是一箇盈字正是吾人沉
痼膏肓的病根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本然良知虛
靈洞徹豈有不知減否者惟人以形氣自私有我為
累是以自足自滿昏蔽障塞失其廓然太公之本體
雖告之話言不能聽受遂至迷惑顛覆相越之遠耳

譬如明鏡止水原無一物故隨物照應妍媸美惡莫能遁形若先有塵垢便不能照譬如器皿若原空虛注之以水自能承受若先有物其中已滿又何能容人心通塞亦是如此君子欲學聖人須先認得自家病根所在從此刻除淨盡不使毫髮留滯胸中消融其客氣洗滌其勝心勿以才能技藝自多勿以近利小成自畫勿以細行為無益而不矜勿以纖惡為無傷而不改勿以年齒爵位已高而耻於下問勿以攻黜詰責難堪而巧以飾非此心戒慎恐懼必使湛然純一絕無私己之累則虛自能受益公自能生明減

者知其為減否者知其為否不待手携事示面命耳提而好善惡惡之良知自不容昧由是誠意正心修齊治平參贊位育只是實用其為善去惡之功造到純善無惡之地而已矣豈有早知而晚成之理乎夫武公以耄期之年而使人以小子見呼以睿聖之德而使人以迷亂為戒真可謂不自盈滿其温恭敬畏之誠真是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其於堯舜之兢兢業業夫子所謂俛焉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先後一揆千古聖賢心法之傳實在於此諸友年富力強聰明才辨人人有可為聖賢的根器不知每日朝

夕之間也曾自家做省能如武公不自滿足否或於事理當為不當為果能知其減否不自昧了良心否或聞師友教戒有切於身心有合於病痛處果能虛心聽受否果能痛自悔責勇於悛改否苟或不然甘心自棄也僕幸未衰稍知覺悟竊有志武公之警戒而未逮焉願諸友勤攻吾闕共勵相勗不勝幸甚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大學傳之三章引文王之詩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

示人以當止之則也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心至虛至明綱常倫理無不渾然完具但心體不至昏昧放逸則率性之自然無不各當其則安往而不得其至善之當止哉惟衆人為氣拘物蔽不能敬以直內則察之不精動之或悖故往往失其所當止雖其天理未亡良心不泯然得於此或失於彼明於小或昧於大謹於顯或忽於微通於常或窒於變能隨所處得其至善而止之者鮮矣惟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一毫物欲之累常明常覺自無不敬而隨其所處莫不止於至善故引詩說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熙

是聖人明覺自然不息之本體敬是聖人無射亦保之純心止者是聖人萬善渾全循性而出隨其位分因物付物無不各盡其當然之極也故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為人父與國人交其位分之所處不同而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無不各得其當止者而止之惟文王之心純乎天理絕無人欲其明也不息其敬也無間故由理一之本體而為分殊之妙用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無太過無不及自適得其至當不易之則固非預先分別揀擇逐件逐節上尋定箇格式以求所止亦非臨時安排把持一

事一物上旋尋箇恰當處為得所止也蓋文王之敬止不盡於此五者五者特槩舉其目之大者言之耳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容執敬別淵泉而時出之都是這箇道理學者欲知止至善只在復其靈明靜虛之心體克其氣稟物欲之拘蔽戒慎恐懼無一念之或忘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所謂敬者可以馴至于純亦不已之地隨其身之所接位之所值無彼此無小大無顯微無常變自無不得其所止而止之矣公明儀述周公之言曰文王我師也君子豈可以文王為絕德而不自勉哉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中庸此章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費隱之意首一節
見道本在人之身而人之為道當即于其身求之不
可遠人以為道第二節以人治人猶言以我治我這
兩箇人字正應首節三箇人字言道即在當人之身
故君子以人之道治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惟在改
其不合於道者以止於道耳然所以為道者未曾提
出故這一節說出忠恕違道不遠使人知忠恕即所
以為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即所以為忠恕
也是即以人之道治人之身正見不遠於人的意思

末節舉子臣弟友正是忠恕的條自蓋道莫要於人
倫為道莫要於盡倫人之不忠不孝不友不弟於我
我所不願也而我顧未能事君事親事兄處友則以
所不願者施諸人矣故即聖人自責自修之言正以
明忠恕之所以為道也盡道功夫只在言行之謹言
行相顧造於篤實之地則人倫能盡忠恕在我矣可
見這一章緊要功夫只在這忠恕二字世人多把忠
恕作兩件平看便不是蓋允推已之心以及人是恕
其推心之極真極切無一毫虛假便是忠曾子所言
一貫之忠恕蓋謂聖人一理渾然泛應曲當皆由他

推心以應天下之事物者極真極切無一毫虛假故曾子直以忠恕當聖人之一貫此篤實之學能得聖人之宗者也先儒解說有學者的忠恕有聖人的忠恕人能默識而體察之則雖學有安勉其理一而已矣此章末節聖人特揭慥慥之一言正要人知求盡忠恕者只在此心真切篤實別無他術論語說能近取譬大學說忠信以得孟子說強恕而行朱子說心公理得千聖相傳只此一路吾黨欲識仁體請先從良心不昧處求之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這一章書見得學之有益于人能以此體察而有得便知學是學箇甚事聖門所謂好學却在何處用功自不涉於支離務外之習矣昔人訓學字曰學者覺也人心至靈本無不覺氣質有偏遂至昏昧學也者正要變化氣質使心體復完其本覺而無昏昧之蔽也朱子解學字曰學之為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

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先覺者只是不昧其本覺之初效先覺所為只是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復其至善之心體不使一毫氣習得以夾雜不使一毫私欲得以沾染凡講習問辯親師取友誦詩讀書總是為求復其心體之初使不至昏蔽而已認得學字則工夫方有下落子路在聖門其志趣力量誠非常人所易及夫子恐其不知向心體上用功而或狃於意見之偏任其資質所近徑情直遂自謂所好者無非美德而理有未明純是氣質用事必有認人欲為天理以偏駁為中正處將并其本有之美德而亡之

其蔽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歷舉仁智信直勇剛之美德各指其不知好學之蔽至於愚蕩賊絞亂狂而不自覺真是要喚醒迷途開示正路使之悚然警悟翻然改悔直從根本上深造而自得之果能見得我此心之體原是天理流行純粹至善纔着些氣習纔沾些私欲便有偏倚便有駁雜本來知覺原是大中至至自然天則一毫外物容留不得時時好學以明此理效先覺所為以全此心體之初進進不已則虛靈昭著隨處充滿自然溥博淵泉發見當可當仁而仁其仁也自有條理豈至于愚當智而智其智也自能

圓融豈至于蕩以義成信而不以諒為信豈至于賊以理為直而不以事為直豈至于絞勇也剛也皆出于天德之良而絕無血氣之累又安得而為亂安得而為狂蓋六者之蔽皆是理有不明理之不明皆因心體有累惟好學則去其累吾心體者而復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初自能中正和樂各止於至善不必強探力索倚靠聞見依傍格式以求其無蔽亦不必強制禁持補塞隙漏尋覓枝節以防其有蔽也這纔是孔門一貫之正傳千古聖學之的派只在人心好與不好耳夫仁智信直勇剛皆美德也能知所好

已非暴棄苟不知學即不免有蔽焉况馳心於記誦詞章用志於聲色貨利虛負一生不知學為何事孔子曰困而不學民斯下矣豈非吾人所深耻乎諸友欲知務學當取孔門論學諸章合而觀之必有自得處不可只作場場虛談也尚未精無

論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古人為已務實之學必求自信蓋自家學力所造詣分量所成就他人成不盡知在己本心真知真覺一毫瞞昧不得故實德有愧此心未能自信雖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亦不為喜若實見得是此心能自信得

金剛山房稿 卷之十四
十一
及雖一國非之舉世非之亦不為變如此章夫子於
漆雕開始而命之出仕蓋亦見得他平日所學充養
有素授之以政亦是有為故使其見詩實用誠知其
可仕而使之非知其未至而姑試之亦非不知其所
能而遂強之也在漆雕開以吾斯之未能信為對却
是反觀內省自覺于斯道尚未能無疑惑于心不曾
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地良知皎然真不敢自謂
有得則雖聖人親口稱許他也不敢承當雖聖人使
之出仕他也不肯依隨此其心真是為己務實深造
自得不到那居安資深不已也蓋師友見信處不同

若非平日用心于內豈能自覺斯未能信即開之言
觀之便見他不肯自昧其本心必欲完全其本體決
不以小成近利自安決不為毀譽榮辱所動故夫子
悅之而先儒謂已見大意蓋謂此耳後世學者從起
初便立下箇徇外為人的病根故為虛名虛利汨沒
一生不能自拔如自己學行未能有得而誤為人知
驟蒙任用此正宜愧懼反欣然當之如改過遷善講
學親賢以聖人為可至却羞慙退怯說我縱欲學聖
人誰肯信我不知古人學問只要自信豈以人之信
不信自沮乎諸友請各反思平日力學修行果能自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四 十一
信否從此只求此心實見得處方為己有勿徒以他人毀譽為憂喜勿只在別人耳目上作工夫庶不負識仁之會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凡聖賢言語皆須體會於心實見得是方能自信固不可好奇立異必求新說亦不可膠滯習聞因循舊套如此章大旨本覺明白只因註中讀亡字為無字解作已所未有遂謂日知所亡謂逐事逐物窮究義理從外得來反與聖門心學正傳似涉支離後學愈

無着落反求諸心實有未安竊意聖人教人為學只是一路子夏篤信居文學之科觀學而篇中論厚於人倫即為已學之言則知此章好學之論決非謂考索記誦求之於外也孔子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日知所亡即此心之舍則亡者也人心神明不測少有障蔽即昏昧放逸莫知所之若常存敬畏纔覺物欲牽引不在腔子裏便悚然警悟即時收斂日日省察日日操存所謂常惺惺法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日知所亡正與有放心而不知求者相反也月無忘其所能即是

日知所亡之功久而不懈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無時
無處無不敬畏一月如此月月如此三月不違終身
服膺有事勿忘一息尚存志不少懈也如此纔是聖
賢教人之實學凡親師取友誦詩讀書講求問辨總
是要操存此心不使頃刻放失不使頃刻昏昧專心
在此便是好學舍此外求都是支離汗漫雖救精神
盡力量畢竟於身心何益哉吾人若把聖賢言語只
做文詞應故事依傍舊聞不管於心安否固無足論
若必欲學聖賢自家要實做為學的工夫却須認的
路頭真正庶向前有進步處不至毫釐千里之謬也

諸友試反思之儻有未安不厭講究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
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君子之學莫先於求仁求仁之方莫先於識仁體人
雖愚不肖其良心發見必有勃然興起之端亦必有
自然運用之妙正是可以識仁體處然須培養習熟
即能充滿推廣可全其萬物一體之量否則旋萌旋
失昏塞乖離去仁益遠矣孟子欲勉齊王以施仁政
即他愛牛一事以啓發其良心又舉以小易大而詰

難之使反求其初意正見孟子善誘人處此一節提出仁術二字正是說心體之妙發千古聖賢所未發也齊王以羊易牛雖一時天機之感暗合此妙及孟子一問反無以自解蓋憤排求通之際故孟子遂解釋之說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齊王不忍牛之就死固一念之仁心然欲全牛則未免廢釁鐘釁鐘不可廢又不免於殺牛則此心雖發卒亦抑遏不遂矣故以未見之羊易既見之牛則心得以終遂物可以兩全二端交錯之中而有通變善處之法故曰仁術夫天理在人其施無所擇忍於羊不忍於

牛非見物之時仁始有未見之先既見之後仁遂無也天下之理動靜寂感而已感則有所動而此心遂發寂則無所接而此理未形心已發故不可遏理未形故無所妨此所以為妙用也又言君子之養此仁心不待委曲於既發之後必嘗預養於未發之先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生之者仁也不得不用之者義也仁不可遏義不可廢是以君子遠庖厨不見其死不聞其聲所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者如此齊王以羊易牛正於此術有合由此察識而充滿之則親親仁民愛物引伸觸

類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皆此仁術之運用耳惜乎善端雖暫時萌動而猶不自知安望其盡此仁術之妙哉於此可見良心人人皆有時時發見平時貴於培養臨時貴於察識擴而大之使無壅遏充而滿之使無欠缺保而全之使無間斷乃吾人仁以為己任斃而後已之職分不可須臾離者也後之學者或舍此不務而用其心於權術智術卒流于不仁之歸不亦深可慨哉有志於求仁者請自識其心體始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乎浩然之氣

孟子平生學問全在這不動心一章其不動心之大端全在這知言養氣二句與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孔門知行合一之訓源淵流派若合符節而異端邪說分門立戶非聖賢之學只是與此處相反耳蓋吾人心體秉受於天者原是虛靈洞徹無有一毫汚染無有一毫係累故其光明照燭是是非非各有條理自無障蔽力量完全至大至剛擔當負荷自無退怯此人人所同非聖賢所獨也人為己私遮隔物欲牽引心體遂至昏昧不明搖奪不安惟疑惑則越恐懼惟恐懼則越疑惑不特當大任為然纔臨幾小辭受取

與之間已覺憤亂迷誤不能自為主宰矣這却是人自失其本心豈心體本來如此哉間有知內外輕重之分欲此心不為外物所動而不知本體自然之初徒用力以強制其心使之不動凡其所為無非冥然不覺悍然不顧而已亦豈真能不動其心哉聖賢之學只是去其心體所本無完其心體所固有復其不慮而知之良知而不雜之以智巧是非可否了然明白自是一些瞞昧不得便是知言不待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天下之事理莫能使之疑惑也復其不學而能之良能而不參之以矯強當為不當為奮然勇

決自是一些阻遏不得便是善養浩然之氣不待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而天下之事理莫能使之恐懼也要之知言養氣交養互發原無兩截工夫觀下文說直養無害集義所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全是在復其心體自然之初至問何謂知言但說能知蔽陷離窮聖人不易吾言却不說用何工夫纔能如此可見至明至健總是吾心原有的惟必有事焉則自復其初以此而知以此而養何疑何懼原無兩事非是強探力索求之記誦辯博以為知言非是長傲遂非逞其血氣粗豪以為養氣也吾輩欲學

孟子之不動心須於平素未接事物之前已所獨知之地自家體察這自然的心體果與聖賢有何差別所以不能無疑惑恐懼不得與聖賢相似病根果在何處若真能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不被物欲昏蔽便自然是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明通公溥與聖賢一般窮居不損大行不加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耳何動心之有此等境界苟非實用其力見得定信得及不是可以空言說得來也諸友幸自驗之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此章借五穀之當熟以發明求仁之功蓋仁者本心之全德原是人人所同具人人所可能如五穀為民生日用之不可缺本至美也但人為私欲所蔽不能培養善端充滿分量故功夫間斷生理虧缺仁之難成也久矣所謂求仁不是別向外邊尋取也不是別有異常的功夫只一箇熟字便是大凡心上原有的的一件不足一息歇下便不謂之熟中道而止得少為足或苦其難或助之長都是不熟之病須是識其所發端而察之極其精究其所極致而為必要其成知則必好好則必樂勉焉而利利焉而安然後謂

之熟說五穀不熟不如美稗只是見得美種無成遂為棄物不是說為仁不熟反貴他道之有成總是見得不熟可恨故甚其辭以惜之云耳三月不違顏子之熟也耳順從心孔子之熟也純一不已文王之熟也執中用中堯舜之熟也不到這等地位通還是不熟不熟便可惜了極美的種子况五穀之不熟或由人力不足亦有天時地利之不齊非人所能強仁具於心為之自我克己復禮無待於外因循怠緩咎將誰歸哉五穀不熟祇為身害仁之不熟實為心害仁為生理失其生理便不得為人則仁之當熟又奚止

五穀之比乎嘗試驗之凡人在天理分上不熟只是人欲一邊習染的熟了故不能勝如今欲天理一邊熟只是察私欲萌動處便早見而痛絕之漸漸踈淡使習氣變化不得潛滋暗長去得一層塵垢就現出一段光明塵垢盡去光明復完常常守此自然真心則熟亦不足言矣古人說入道之要須是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諸君子請自反觀平日意念發動處何者最熟何者最生其生其熟惟自家能曉得要使生處熟熟處生亦惟自家能勇決得師友講明只是提醒箇路逕着實用力處却一發贊助不得也請自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四 十九
努力承當始得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
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
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
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這一章書是孟子答公都子說話以小從大謂之立
以大從小謂之奪先之一字乃人之實用力處耳體
有大小同秉受於天皆天則所存也但人所從不同
人品遂異要之大人只是能先立乎其大者非有加
於本分之外也人之形體不止耳目二者而易蔽易

引多從這見聞上來心之所思不是離耳目之用而
別有所在只就形色天性中能識得主宰而各中其
天則便是心得其職而百體從令也耳目以視聽為
職而不能思故不能自中其則不免為物為蔽既不
能思而蔽於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聲色之外物交
於耳目之物則流蕩忘返引之而去不難役於物而
不能役物此耳目之所以為小體也若心之官則以
思為主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萬
事萬物之理皆其包括故能思之則全體呈露是非
之辨自明不蔽於朋從之擾是謂思則得之若不能

思則情遷物蔽理欲之機莫達不免役於將迎之私所謂不思則不得也夫心以思為主此心之所以為大體也然是耳目也心也體雖有大小之殊與生俱生與形俱形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能知心體為大而加治心之功見之於早圖之於豫敬以持之虛以養之使其廓然而清明超然而瑩淨而先立乎其大者則事至能揆物來能應其視其聽將必一由於禮而耳目之欲固不能奪之矣夫是之謂中有定主夫是之謂踐形惟肖仰可不愧俯可不忤而非心為形役者之所可擬議也其斯謂之大人乎知大人之

所以為大人則知縱耳目之欲使心為形役者固甘為小人之歸襲取於見聞之末而不能先立乎其大者是亦小人儒而已君子豈以是自安乎夫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必如堯舜禹所謂惟精惟一成湯之以禮制心文王之無斁亦保武王之以敬勝怠孔子之操存舍亡夫然後神明之舍如明鏡止水順而循之各止於至善此固古聖賢授受之心法也後之學者支離汗漫任耳目以為功夫又或耽空嗜寂離形色以求本體其於先立乎其大者之旨鉤失其真矣昔晦菴從李延平嘗令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夫

喜怒哀樂皆此心之用也其未發以前氣象非靜虛無欲則憧憧擾擾孰能見得有此境界凡此等說話諸友且不可只當文字看過須於靜中自思這樣體段我也曾見得幾端倪否這樣功夫我也可以做得否我這心體比人有何欠少我這力量自視有何怯懦師友拳拳以此相勉決非自誑誑人之語何忍負之人人以儒自名都是要做大人或指目之為小人決不肯受若無一人肯直下承當向這先立乎其大者一句著功夫則文詞華采仕進榮耀竟成何事諸友其審思之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之在聖門志學懇篤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蓋無所不用其省矣想其於綱常倫理本分所當為者自覺已無不盡其心獨於此三事惟恐有纖毫未到處故特舉以加省謂之日省者時時此心照管不使頃刻有差纔覺有差便即痛改非謂事過後纔省省後便罷了亦非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諸事都在所緩只把這三件日省也蓋人謀已事必無不忠到為人謀便分爾我不能如自為謀的仔細致悞人之事者

有之曾子覺得這人我緩急之間恐或有未消融處一數未盡其心便是不忠故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必使為人謀的一如自己則盡忠矣凡人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自不能不懇切相信至於朋友交遊似乎泛常容或有不真切曾子覺得此處恐或有未慊於心一數不誠實便是不信故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必使處朋友的心一如處父子君臣夫婦兄弟的心則成其信矣師之與我作止語默無行不與則我之得其傳者亦當無往而不習若止於問答授受之間以為習而不能服膺其無行不與之教則負師之傳

多矣曾子覺得此處惟恐未能盡習之於已故曰傳不習乎必時時刻刻一言一動皆能取法真如鳥之學飛乃可謂習矣曾子學力工夫已到至處如此等病痛斷然已無但他用心細密所以深察看這乎字的意思蓋已自信其無而猶不能自己之意即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聖賢反身修德之功類如此大抵聖賢之學第一只是要勿自欺如為謀不忠不免欺人交友不信不免欺友傳而不習不免欺師究其病源總因已私未能克去終亦自欺而已矣吾人為學要認得曾子自省的意思不必拘定這三件當隨各

人病痛自家覺得力量不到處自家識破自家警省自家改悔自家防閑雖所省事件與曾子不同其與曾子自省之心即是一般是亦曾子之學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這章書是孟子教人精義之學不曰義而曰恥者恥即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人受天地之中以有生都有箇羞恥的心腸達之天下古今無不同者但人不能擴充所以有不顧廉恥而為之者矣故孟子說恥之於人大矣存之足以為聖賢失之就至於禽獸一

念之萌善惡向背皆從這有恥無恥分別將去其係於人不亦大乎宜乎人人有之而人人能充之也夫何世間有一樣人專以奸巧存心專以奸巧行事凡所作為皆不顧合理與否惟可以便於己而欺乎人者率無忌憚而為之深謀詭計機械百端凡有良心者皆深恥不為彼且自以為得計是豈原來無有羞恥之心而天之降才爾殊哉只因他不能反身修省將自己本然之良盡行絕滅把這心地上全是物欲陷溺了那羞惡之心雖其固有亦皆蔽塞故無所用其愧恥也這巧字與恥字正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

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人能恥則無事於巧人
好巧則不知所恥矣夫恥雖一事天下千差萬錯都
自此出但無恥這一件不如人必不能反已自修必
不能發奮感動必不能改過遷善必不能立志勇往
見人為聖為賢必不知企慕自家為禽為獸必不知
顧惜又何有如人之事哉孟子此言真是善教人處
百世之下展讀至此尚能使人悚然驚惕若夏楚在
背不能一息自安少有機巧自欺之念莫不愧悔汗
顏良心頓發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周子曰人之生大
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學者欲克知恥之心當觀

孟子後篇人能克無穿窬之心一章看他從無穿窬
之心推到受爾汝之實又即語默之間直指為穿窬
之類真是充類至義之盡吾人固可保無穿窬之心
若甘受爾汝循人語默恐亦未能自免一念之差即
同穿窬又况機變之巧有甚于此乎必也時時加慎
獨之功使事事可以對人言事事可以語天知事事
可以質諸鬼神暗室屋漏不殊康衢之見夢寐晏息
不異於白晝所為則集義工夫始終如一不患其不
如人矣論語孔子論士以行已有恥為第一等人中
庸告哀公以知恥近乎勇學者豈可以為易而忽之

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子思作中庸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章詳論性道之
本體戒懼之工夫位育之功化原始要終可謂備矣
至此即引仲尼之言提出中庸二字以見此篇宗旨
乃仲尼傳授心法非自己杜撰出來首章言中和非
和之前別有中中之外別有和中和只是一理中則
自無不和和就是所以為中者也故先儒說這中庸
之中一中字實兼中和之義中庸亦非兩件中則必

庸若不是平常簡易便就有太過不及便非中矣當
春秋之季邪說橫議紛然百出性道不明全是好高
立異的人以聖門一貫之學忽為近易而敢為驚世
之談詭異之行惑世誣民弊將安極子思述此語喚
醒人心見得這箇道理原於天命具於人心天下萬
世人人所同本無偏倚本無乖戾原自平常原自易
簡果能戒慎恐懼時時是這中庸本體湏臾不離毫
髮不加便是君子若昏昧放逸與原來本體不相似
即與中庸相反便是小人君子中庸非天有所私厚
之也斯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君子之心常存敬畏

時時是存天理時時是遏人欲未發則廓然太公純
是天命之性發而皆中節則物來順應全是率性之
道隨其常明常覺者以時措之各止其至善之則所
謂體備於已而不離於須臾也心無所忌正與戒慎
相反心無所憚正與恐懼相反君子之心只是內外
動靜常常不敢自欺小人以氣拘物蔽冥行妄作不
知戒慎恐懼敢於滅絕天理敢於縱放私欲敢於任
其邪說操其詭行總是一箇無忌憚的心便無所不
至故小人之無忌憚只是一敢字君子戒慎恐懼只
是不敢觀後章孔子說有餘不敢盡有所不足不敢
不勉可見聖人之心始終戒懼言行交修都從這不
敢中來學者知小人之所以反中庸則知君子之中
庸全在戒慎恐懼非求之性分之外者矣吾輩欲為
君子須從心地上着實用功時時敬畏時時省察則
中和之本體不失若因循玩愒自寬自恕便不覺至
於無忌憚而不可救藥矣善惡之關聖賢每對舉而
互言之正恐吾人差了路徑故拳拳指示如此嗚呼
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於
厥躬

這是尚書說命篇傳說告高宗論為學的道理上文既說學于古訓乃有獲見得為君者必貴于學矣此節正說為學功夫總要在心地上用力乃能自得雖因論君道而發其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均之不可不學則其所以為學者均之當以此為準則從古以來直到高宗傳說纔提出這箇學字纔說出這為學當盡的工夫真萬世心學之宗祖也遜志是謙虛退讓如有所不能務時敏是勤勵上進如有所不及大凡人為學不能有得多因驕惰兩字驕則自矜自滿不能虛懷下氣以受善於人情則或作或輟不能奮

迅激昂以勤勵乎已則雖欲從事于求多聞學古訓既無受益之志又無敏速之功善且無自而入所修豈得乃來哉所以必先遜志如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不敢有一毫挾貴挾賢的意思纔是遜志若但心能謙遜而不務時敏則工夫似有如無終無進步故又要務時敏言時時專力求知求能不敢有一毫懶慢間歇的意思纔是務時敏如此則所修為者如泉始達源源而來矣道本我所固有不從外來其言乃來便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之類也夫遜志時敏固有乃來之益苟信道不篤

則厥修雖來終不堅定故必於此二者深心篤信念
念不忘表裏如一始終如一則道之所修者日積于
其身合一而無間說箇允懷則遜非虛遜務非暫務
便即堯舜之允執厥中臯陶之允迪厥德的允字謂
之積者循序漸進積聚無失真為已有如自可欲之
善至有諸己之信充實之美光輝之大不可以一二
計也於此可見古人論學曰志曰務曰懷無一字不
是從此心上用力若記誦空談終是我自我道自道
卒為二事安能集於厥躬乎夫高宗古之聖君傳說
古之聖臣此書又是從堯舜以來起頭講學第一篇
的宗旨若離了此心別有為學之法則非聖人之學
矣諸友雖各專一經守其所習若於此學字源流茫
然不知所自則童而習之白首紛如所學何事故特
揭此以相講明勿曰吾業各有專攻不暇及此也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四終

金輿山房稿後叙

余為諸生時習言高堂生禮聞濟南有殷先生者以禮顯貴義精願得而卒業焉迨余舉進士戊辰再選為庶吉士皆出殷先生門下昕夕在春風中不獨為禮言禮容所目擊所身漸所嚮景而步趨者皆

皇王之緒仁聖之統也而一時搢拔
簪以侍門庭者三十人無後無先
懼歎顧化當是時與先生共事者
為西蜀趙先生趙先生博我以經
濟之文而殷先生約我以身心之
禮虛而往實而歸蓋三歲所而千
古不朽之業已緒脩也今門人徧

天下大者卿相其次亦不失牧伯若
余碌々澁諸大夫之後而無敢廢墜
恃有前聞也先生與趙先生同被
簡入贊中樞弼成隆慶之治而又
相繼引去歛其赫烜昌融之業而
一歸於玄既畢其應世之智而又
垂夫出世之教歆舉億兆而躋之

仁壽之域鞠宇宙而鑄為秦稭之
鼎此非聖人之能事而實期之實
踐之者乎殷先生既卒之七年而嗣
子盤始出所遺草屬東阿于公編
校于公更屬余鏤傳之余惟先生之
所嘗誨人者唯識仁唯至道今書所
傳之迹也非先生之行也雖然步趨

不待於迹而迹不能不待于步趨
又况於步趨者乎使千里之遠百
世之下而有同心焉安知不循迹而
步趨先生也先生與孔子鱗廡憲
許幾卿長史皆稊稷下先生于鱗
逸材攻古文辭操左國縱橫短長
之說衡厲一世無論時人即東漢

以下無足當其意者而殷卿馴謹
僅以聲詩著威不如殷先生不顯
篇章而澤以道德恢以功名為世
所宗師也余既叙殷先生大都而
倂著之如此

萬曆己丑孟秋朔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門生姚江
邵陛頓首拜撰



全明山房

行

四

同德書



